

鬱岡齋筆塵第三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亢龍

六月廿八日余正寒熱時季弟從金陵歸遺余以新刻李卓吾先生易因余力疾閱之一條云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余意竊不謂然夫聖人無亢則亢不可以爲龍龍六也而缺其一矣則又何以言六位時成乎哉夫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常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亦常道也然而有不可拘者桀紂毒痛四海而莫之救則湯武不得不行弔伐之事管蔡與武庚叛則周公不得不案王法而誅之當春秋時夷亂華侯僭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則孔子不得不轍環列國且退而作春秋尊周攘夷而使亂臣賊子懼是皆勢窮理極萬不得已而後出乎



鬱岡齋筆塵第三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亢龍

六月廿八日余正寒熱時季弟從金陵歸遺余以新刻李卓吾先生易因余力疾閱之一條云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余意竊不謂然夫聖人無亢則亢不可以爲龍龍六也而缺其一矣則又何以言六位時成乎哉夫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常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亦常道也然而有不可拘者桀紂毒痛四海而莫之救則湯武不得不行弔伐之事管蔡與武庚叛則周公不得不案王法而誅之當春秋時夷亂華侯僭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則孔子不得不轍環列國且退而作春秋尊周攘夷而使亂臣賊子懼是皆勢窮理極萬不得已而後出乎



此豈聖人之初心哉故曰與時偕極又曰窮之災也不然則是夷齊叩馬沮溺
植杖其不能乘風雲而變化明矣而又何以爲龍德乎故貴而無位湯武是也
高而無民周公是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孔子是也或曰湯武爲諸侯矣何云
無位曰以位則天子乃可以廢置諸侯而諸侯僅可以廢置大夫今湯武以諸
侯而廢置天子則不以位也故曰無位也周公何以無民也曰冢宰統百官均
四海而不得子一民非無民而何孔子有七十子矣何以云無輔也曰七十子
從孔子學者耳不可以言輔輔之云者扶而掖之以致于用者也君相是已然
則聖人時亢而亢矣而又烏乎有悔曰湯放桀厥有慚德則既著于書矣周公
之於管蔡亦然夫臣伐君弟誅兄聖人以爲吾時行而行得理義之中正而無
悔心焉吾不信也孔子之有悔何據也曰浮海之歎居夷之欲皆是也故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之處亢也知退而不知進知亡



而不知存知喪而不知得賢人之處亢也如賢人之處亢則任世界之平沈而已矣聖人則不然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乃所以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故兩言其唯聖人乎于以見亢之爲龍也于以見非聖人不能亢也至于漢有霍光者無龍德而行伊周之事卒不免于赤族之禍然後知聖言之有味也

一倍瞻視

楞嚴經云卽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

名字何處號爲顛倒無盡居士云如來一臂換首爲尾換尾爲首等無差別世間之人一倍瞻視故有正倒紛紜之見若悟一臂首尾相換見性無移何處更有正倒名字舊解云以正爲倒以倒爲正誤也何謂一倍瞻視曰眼識現量緣境得法自相後起意識便增一番分別故曰一倍瞻視後云迷中倍人謂卽迷中一倍瞻視之人耳

姬

葉夢得乙卯避暑錄話云周人以姬爲姓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齊言姜宋言子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戚姬虞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按此語誠然然毛詩東門之池云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成九年左傳引



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意皆泛指美女而不專于周齊之出則不始于漢矣詩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是則承襲而用者固無所傷然亦不可不知其故也

借書

顏氏家訓曰借人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然人之借書因而不還者多矣能如顏氏之訓者百無一二故世俗有激而爲之言曰借書與人爲一痴還書爲一痴甚言書之不可輕借與人也而字書有瓠字讀若痴注云古之借書盛酒瓶也酒罌盛書亦太不韻此必未解攘人書者借亦何妨聞見錄云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痴之云後見王樂道與前穆四書云出師頌最絕妙古語借書一瓠還書一瓠乃知今人訛以瓠爲痴也余謂還書固是理無奈不循理者多何二說並存之可也



知來

余座主故禮部侍郎陸葵日先生素不喜人談將來禍福嘗謂余曰即今嚴君平邵堯夫而在吾不貴也余曰何也先生曰禍福之來也出於不意卒然而遭之故福可喜而禍不可辭亦且安意受之而無憾何用預知預知之則可喜者索然無味而可憂者先其未至而迎之以攪吾智無謂也聞余談醫而善之曰若醫則吾之所重也嘗有日者言余何時有災則問之曰還醫得否渠以不可對則曰既不可醫烏用君言又言主試江西時有一人善談命及吐納葆養之術可以卻病而延年則誚之曰子之談命有驗則身之疆疾年之長短有定數矣又可以術而改疾爲疆衍短令長則命不驗矣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而其人亡以應也

流黃



詩中多用流黃機流黃素而不詳所出蓋本於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梁簡文帝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中婦織流黃詩按廣雅云鬱金流黃綦綺環濟要略云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謂紺紅縹紫流黃也今俗名火裏烟卽紺銀紅卽紅月下白卽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唯缺綠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曰留黃說文葦草也可以染留黃通釋以爲紫赤黃之間亦是臆說漢書諸侯王金璽鑿綬晉灼曰鑿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晉百官令三公綠綬綬古字多通用葦鑿綬一物耳字學諸書歷歷可據則流黃之爲綠色明矣又會稽竹簞供御號流黃簞當亦以其色名之或謂以其織文黃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黃不知何據沈雲卿詩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機耶簞耶皆未可知也名義考乃直以爲簞則中婦乃織簞乎亦窒而果矣

罽毼

漢書文帝紀十年未央宮東闕罽毼災師古曰罽毼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罽毼然則罽毼另有物此特象之耳而又云一曰屏也五行志註則云罽毼闕之屏也博雅亦謂之屏釋名曰罽毼在外門罽復也毼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古今注云罽毼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屏是已名義攷見殿廷夏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以爲即罽毼之遺制引唐蘇鶚曰罽毼从网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檐戶之間也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毼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毼畫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从网又豈可裂斷可捲耶按顏師古生於唐初夙稱博物其注罽毼已無定見中晚事辭豈足爲據劉熙崔豹去古未遠恐竟當以照屏

爲是

子虛賦罽罽彌山則罽罽之爲網無疑而謂施之殿廷則非也當是刻彫玲瓏如網狀以爲屏取其爲限隔而又可以見外耳而後代務苟簡乃合板爲之今兩京部堂前照屏即其遺制至於築土則小邑之貧陋者也

返璧

今於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恒曰返璧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藺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於和好之交際不亦諄哉

濫觴

江之始出于岷山也其流可濫觴而已言其發源之甚微也今乃以末流之猖



獬者爲濫觴誤之甚也

浮屠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龍鍾

詩文以龍鍾爲老態而不詳其義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翹舉之貌亦不能釋字義也楊用修云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搖曳不能自禁持也按龍鍾特竹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爲名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埤倉云蹢躅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爲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



天祿辟邪

楊用修以天祿爲大蝦蟇真可發一笑陳晦伯作正楊雖斥其誤而止引瑞應圖靈帝紀注爲證亦欠明不知漢書西域傳注中已詳明矣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今人有志乎博洽者率以左國史漢爲熟爛而欲搜奇索隱以見長不知適增其寡陋可歎也

雉堞

令人常呼城上女牆爲雉堞蓋本於春秋傳及周禮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羊傳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按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雉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

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埤雅云雉鷄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前說主畫地而守後說主尺度合而觀之而名堞爲雉之義了然矣羅壁識遺乃引申生雉經以爲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今以死守望封疆之臣故名雉不以鑿乎

五夜

今人常呼五更爲五夜按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

也經也故曰五更爾後人又呼丙夜爲子夜謂日臨子位於時爲子也又爲午夜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則正謂戊夜耳

𪛗字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徼𪛗受詘上林賦云窮極倦𪛗皆用𪛗字𪛗音與劇同說文云𪛗勞也徐氏云相踦𪛗也燕人謂勞爲𪛗从𪛗谷聲谷其雪切說文云口上阿一曰笑貌與山谷之谷不同卽古文𪛗字今本史記作𪛗漢書作𪛗文選作𪛗當以𪛗爲正左从谷不從谷右从𪛗不从丸今乃作𪛗則音桓非勞倦意矣方言云𪛗𪛗𪛗也今江東呼極爲𪛗音劇外傳曰余病𪛗矣𪛗𪛗𪛗總是一字𪛗卽倦字也王元美先生詩文亦往往誤用𪛗字恐承襲無已聊爲正之

今人𪛗字

今人謂引物從喉而出之口其音與壑同醫書作咯字書咯音各雉鳴也然各字本从口从夂烏得復加口乎則亦俗字耳春秋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見杜註云設嘔吐也音許洛反正與壑同而不知製字

本指何以从青从夂今字書亦不載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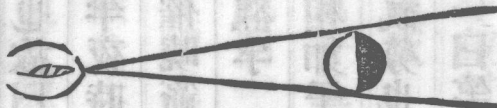
日體大於地月體小於地

西域人利瑪竇言日體過大於地人頗駭而不信言其所
以則確乎不可易也今著其說于左方

論日體大過山海大地總毬月小於地 凡二題

第一題照視皆以直線

凡光之射物皆從一線光不能曲線必須直也與光相對



中無間隔從此照彼光之所及謂之直線相對之背則爲相對之面形體所隔若欲見者必從彼處反觀非從此視彼直光能及縱欲從此視之則必放光過彼相對之處然後曲回其光以照彼背是謂曲線光難曲轉照視不成

若有曲照處處光明應無黑闇而出物影今物影

宛爾曲照難成矣故日照視皆以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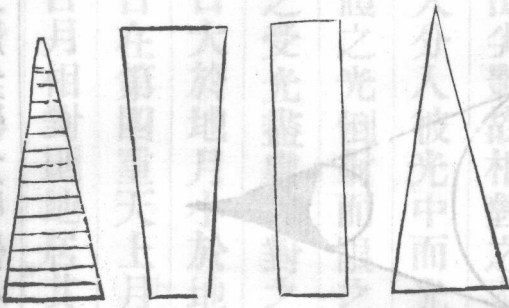
第二題圓尖之體其底必大

物皆有底而未必大唯物尖者其底必大蓋底齊

者首尾必等底小者末必反大故底不大則尖義

不成矣試以圓尖之物圈圈斷之則近尖圈小近

底圈大愈差愈遠理勢必然



第三題光體大物體小必照大半而其黑影必尖此尖體以所照半圈爲底

